



▲《Luca》劇照。

## 「六一」兒童節快樂

當我們談到友情時，總會想到那些與我們並肩成長、一起歡笑與哭泣的朋友。迪士尼與彼思聯手打造的動畫電影《盛夏友晴天》（Luca），正是一部溫暖又純粹地描繪孩童間友情的作品。這部電影不僅是一段夏日冒險的旅程，更是一封寫給童年與純真友誼的情書。

故事發生在意大利的海邊小鎮波多羅索，一個陽光明媚、色彩繽紛、充滿意式風情的地方。主角路卡是一個住在海底世界的海怪男孩，對人類世界充滿好奇。某天，他遇見了性格奔放、自信滿滿的艾伯托，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艾伯托帶領路卡踏上陸地，探索全新的世界，也讓路卡首次體驗到自由的滋味。

在這段奇幻冒險中，最令人動容的不是壯闊的場景或刺激的情節，而是兩人之間那種真摯又深厚的友情。他們一起造夢，一起摔倒，一起努力贏得比賽，只為了能買一台「維斯帕」機車，展開屬於他們的自由之旅。他們的夢想雖小，卻承載了無限可能。而這種「你陪我瘋、我陪你鬧」的情誼，是每個人童年最珍貴的記憶。

除了主角雙人組，女主角茱莉亞也是一大亮點。她聰明、堅強、不願屈服於既定規則。她與路卡、艾伯托的友情，如同夏日陽光下閃耀的海浪，清澈透明，不帶一絲雜質。

沒有說教，也不強調宏大的主題，它只是靜靜地，用最自然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關於友情、勇氣與成長的故事。在喧囂的世界裏，它如同一股清流，提醒我們：真正的朋友，會在你不敢跨出第一步時，牽起你的手；也會在你準備起飛時，默默地為你祝福。

在這個屬於孩子的節日裏，願我們都能找回心中那份純真的友誼，也願每個大人心中都還住着那個熱愛冒險、相信奇跡的孩子。

「六一」兒童節快樂！



逢周一、二見報

## 讓愛永恆

心理學家Arthur Aron曾參與過著名的「大橋實驗」：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先後站在一座危橋和一座穩固的大橋上，給來往男性發放問卷，提供電話號碼。結果危橋過客給她打電話的更多。因為人會把情緒和情境中人聯繫起來，過危橋時的膽戰心驚被解讀為興奮，讓他們自以為對姑娘心生愛慕。這也許是為什麼有的約會對象會一起看恐怖片吧。

Aron專門研究如何使愛恆久。他對相戀十年以上者的大腦進行掃描，發現愛情並非是我們想像中的一時衝動，因為這些多年廝守的「神仙眷屬」的腦部活動和熱戀中人一樣。那麼他們的秘訣是什麼？他設計的，被《紐約時報》稱為「通往愛情的三十六個問題」提供了線索。問卷號稱能在四十五分鐘內催生戀情，因為問答時自我披露、積極反饋能提高親密度。

另外，人容易喜歡喜歡自己的人，也更容易被能促進自我成長的人吸引。這不僅指財力、地位，還指學識眼光、生活經歷。這種「擴張」傾向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適者生存的手段。「異質相吸」，是因為對方和自己不同，有新鮮感，可能促進自己成長。同理，要讓愛情歷久彌新，就得經常嘗試新活動。要是覺得活動「無聊」，可能延伸開去認為愛人「無聊」。即便夫妻二人都喜歡散步之類的常規活動，也要努力增加新意。比如，他和相守半个多世纪的老妻去酒吧休閒，會「角色扮演」，假裝互不相識。

愛情「保鮮」的秘訣還包括分享笑話、與愛人一起和朋友夫婦交往等。最後，要支持對方，積極參與對方熱衷的活動，不僅要共患難，還要多慶祝對方的成就。



逢周一、五見報

老家的大姐打電話：「給你寄了些枇杷，明天要下雨的，雨水打過枇杷就不好吃了。」枇杷是老家最富盛名的特產，從隋代開始種植。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寫得分明：「塘棲枇杷勝於他鄉，白為上，黃次之。」老家的枇杷有多個品種，「白」，大概是「軟條白沙」。這些關於枇杷的知識，是最早的植物學知識，它們是兒時從大人口中聽來的，少年時在鄉土教材上讀來的，離鄉後經常向別人賣弄的。

我的水果食譜中不只有枇杷；若

《紅色騎兵軍》是蘇聯作家伊薩克·埃馬努伊洛維奇·巴別爾的代表作。巴別爾青年時代就熱愛文學，早年在高爾基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小說。曾有七年時間他「在人間」體驗生活，包括當兵（在第一騎兵軍服役）、做編輯和記者。一九二六年他的短篇小說集《紅色騎兵軍》出版，小說一問世就在蘇聯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曾任第一騎兵軍軍長的布琼尼認為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是對紅色騎兵的「諷刺與誹謗」，高爾基則認為「我在巴別爾的書中並未發現「諷刺與誹謗的東西」，相反，他的書激

香港話劇團本劇季首齣大製作《塘西馴悍記》，由藝術總監潘惠森編劇、李鎮洲導演。單看劇名已是中西合璧：塘西是老香港的風月場所別稱；《馴悍記》是西方劇壇巨匠莎士比亞的名著。潘惠森將二者結合為一，但演出開首便由說書人角色清楚表示劇本乃虛構，當中更包括語言。由是，觀眾大概不用猜想全劇的真實性，只需要本着一颗遊戲之心，跟隨編導及演員進入舞台上的喜樂世界。《塘》劇並無敘事說理的用意，但是全劇開展不久，說書人便煞有介事地講述當年香港的一段禁娼歷史。

美國新任總統大搞獨裁人治，連頂級學府哈佛大學也不能幸免。如此新聞奇觀，讓一張近日發行的古典唱片內容及獨奏家所奏出的每個音符，提升不少人文深度。

所言者是國際頂級大提琴家馬友友演奏上世紀蘇聯「苦難」作曲家蕭斯達高維契的首兩大提琴協奏曲，由尼爾遜指揮的波士頓交響樂團伴奏（附圖）。波士頓既比鄰劍橋的哈佛，馬友友更是該校主修人類學的畢業生。兩年前的錄音，出版時昔日他邦的「苦難」音符，竟然活演在星條旗下，而且是哈佛。

馬友友的保留曲目數量龐大，似

## 冰糖燉燕窩

與學生一同出席文化活動，活動前到九龍站的商場午餐，午餐直接到茶樓吃點心。又燒餐包品質一般，看得出是預製出品，吃下去材料的味道不太融和。紅米腸粉包春卷，軟脆相配，算是不錯。小時候到酒樓總想吃蛋撻，立馬點了燕窩鋪面的嘗嘗，解饞之餘，多少有點食療功效。

清代《閩小記》談到燕窩，提到：「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為「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茅字。」燕室就是燕子居住的地方。現代仍有黑色燕窩，普遍比較劣質。紅色燕窩，又名血燕，仍然價位較高。進食功效各不同。

燕窩無味，但同煮添味的方法多，其中一種現代常見，參清代《本經逢原》記載：「以冰糖與燕窩菜同煮連服，取其平補肺胃，而無止截之

以吃過的量論，枇杷難敵蘋果香蕉等常見的水果；從知識而論，實以枇杷為第一。或許是因為關於枇杷的一切，和故鄉聯繫在一起。中國地大物博，枇杷在南方各省廣有分布。幾年前四川友人請我吃過當地的「五星枇杷」，個大肉厚，酸甜可口。北京的水果舖中，除了四川的，也有蘇州、柳州等地的枇杷，卻從沒見到老家的枇杷。大概老家的枇杷過於嬌嫩，不耐貯存，運輸成本太高。早些年快遞不發達時，枇杷的味道只在記憶中，這幾年物流快捷，枇杷應季時，親戚

起我對騎兵軍戰士的熱愛和尊敬……在俄羅斯文學史中我還未見到過對個別戰士如此鮮明和生動的描寫」。

一位元帥和一位文學巨匠對《紅色騎兵軍》的看法截然不同，體現的是文學觀念的差異，也反映出《紅色騎兵軍》文學表現的豐富性。愛倫堡說「巴別爾筆下的《紅色騎兵軍》戰士，不是我們在蘇聯文學中常見到的那些公式化的主人公，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既有優點，又有毛病」。確實，在《軍馬儲備局局長》中，「騎兵拿勞累不堪的劣馬」換取農民的良駒，當農民向局長季亞科夫抱怨時，

往後下來，劇中處境「塘西大酒家」的店主孫二娘，連同旗下四位風情萬種的女店員，一同為未來生計而擔憂。各位女性有不同來歷及背景，都在惡劣環境當中尋找生存之路。由是，《塘》劇為觀眾樹立了第一層主旨：平民百姓在經濟轉型下如何適者生存。

潘惠森以往不少作品，表面上嬉笑怒罵、荒誕不經，但實際上都與社會狀況息息相關，從而表達基層市民的生活狀態。《塘》劇各女角就在危急存亡之秋，想方設法望能渡過難關。與此同時，另外四位男角，一方

## 枇杷的味道

朋友快遞一些過來，枇杷就等於故鄉的味道。

於我而言，吃枇杷要下個大決心。一來費事，枇杷皮薄，無法刀削，只能手剝，偏又多汁，哪怕剝食一個，也免不了洗手清理這一套繁瑣的「儀式」。難怪豐子愷說在船上吃枇杷才愜意，吃完可以直接在河水裏把手洗乾淨。二來吃枇杷勾起我許多回憶。回憶這個東西如一鍋老湯，不論什麼，投進去煮上一會兒，都成了一種味道，那就是傷感。小時候枇杷上市時老家擁擠的街頭如在眼前，和

## 《紅色騎兵軍》

他的回答卻是劣馬也「算得上匹馬」——「這能怪誰呢！沒有馬匹能算是騎兵嗎？」為了戰爭的勝利，騎兵只好用劣馬換良駒。而在《一匹馬的故事》中，第一騎兵連連長赫列布尼科夫的坐騎被師長薩維茨基「牽走了」，為此事赫列布尼科夫鬧得不可開交：得知薩維茨基因打敗仗被免職後，他前去索要自己的坐騎，結果被前任師長用槍逼走，上級又未能給予實際支持，於是這位連長寫了個長篇大論的聲明書討要「說法」，並在政委面前又是撕衣服又是抓胸脯——「鬧」的結果是他被「作為一個六次

## 《塘西馴悍記》

面既是大酒家的顧客，另一方面亦分別與各女角產生不同程度的感情纏繞，呼應着莎翁筆下《馴悍記》的兩性鬥爭關係。

兩個層面的脈絡在《塘》劇交錯並置，再加上男角們突然興起尋找張保仔寶藏的念頭，令全劇雖然沒有明顯的故事及情節，但是多層訊息互相交疊，雜亂紛陳，對於以往看慣正劇並支持話劇團的觀眾，未必能夠一下子接受劇本的特色。

導演與演員其實同樣施展渾身解數，令舞台上滿載熱能和喜鬧氣氛。男女兩組角色互動和互拚，符合了兩

## 「苦難」音符預演



乎對蕭斯達高維契的作品情有獨鍾。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初來港為香港中文大學慶祝建校六十周年演出前的獨奏會，選演蕭氏大提琴奏鳴曲。演出前曾罕有以中英文作簡單發言。還記得他提到人的天性。人作為宇宙萬物的一分子，生活其中「有時學懂，有時學不懂。」說畢就拉奏斯大林時期創作的四個樂章力作，當時筆者用「驚心動魄」來形容演奏的深度和激烈。

從新唱片介紹得悉，兩首蕭氏協奏曲正好是馬友友來香港演出前一個月在波士頓的錄音。這就解釋了他在港演出時，正沉浸於「苦難」作曲家的音樂氛圍，演繹風格是一脈相承的。

筆者對馬友友的《蕭一》尤感興趣。該曲是他首次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的選曲，時為一九八六年，指揮是當時樂團首席客席指揮、作曲家的兒子Maxim。此前馬友友與費城樂團

長輩們提着籃子上街選購枇杷的時光伴着果肉嚼出的汁液倒流出來，而當年攜我買枇杷的人半已成鬼，老街翻造一新，相見亦無法相認。三來老家寄來的枇杷一年只得吃一次。吃一顆，似乎離家鄉近一些，但吃一顆便少一顆，卻又是與家鄉遠了一些。



逢周一、三、五見報

負傷的殘廢人而復員了」。

《紅色騎兵軍》中的騎兵們剛健野性，而正是這樣的血性造就了他們的軍人氣概。巴別爾通過不同的精彩「片斷」，「拼貼」出了一幅生動的騎兵群像。



性爭鬥的原始人性。除了該諧戲謔的台詞，全劇的歌曲和音響效果亦散發獨特氣質。變奏的南音《客途秋恨》，以至韓國女團的歌曲《Nobody》，都令觀眾驚喜。



逢周一、二、三見報

錄製此曲，請到年邁指揮奧曼迪出山，作品首次商業錄音正是他與羅斯卓波維契合作的。這次馬友友重錄，速度稍慢，更演繹精煉，單獨聽華彩段已值回碟價。《蕭二》是他的首次商業錄音，首樂章大提琴與低音大鼓對話，扣人心弦。



逢周一見報

## 誠意越少 AI越多

在不情不願之間，已被訓練出對於AI作品「一眼識破」的能力。下面這段，就是讓DeepSeek寫了一段關於「端午」的文字：

美心餅店的自動裹糉機正吞吐着標準化三角體，每秒三隻的精準度，恰是香港精神的隱喻：效率至上卻難免失落了手溫。想起新界圍村阿婆青筋凸起的手，將兩片柃葉交疊成漏斗狀的儀式，那是算法無法破譯的非遺密碼。當抖音直播間的主播用游標卡尺測量「完美糉形」，我們是否正用數據解構了《楚辭》裏的草木精魂？

看似精確卻無法查證的數字，形式工整卻牽強附會的類比暗喻，故作高深卻意義不明的辭藻堆砌，是不是「AI味」很重？DeepSeek誕生之初，我也曾驚訝於如今的AI已強大到一秒鐘內生成幾千字這樣的文章，但隨着

對AI的使用越來越多，已到了「祛魅」的階段。

朋友圈裏，看到一位朋友貼出對某部電影四五百字的觀後感。而那文字，一如上文的「端午」，一眼AI。或許這四五百字裏，有那麼一兩句是朋友的真情實感吧，但層層包裹之下，令人失去閱讀的興致。原本想說「AI越多，誠意越少」，轉念一想，AI作為強大的生產力工具何其無辜。而且在很多人手中，AI能夠綻放出的創意又那樣蓬勃與動人，所以應該反過來說——「誠意越少，AI越多」。



逢周一、三見報